

W

乌江作家丛书

李世权 著

# 杂花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杂花树

中国古籍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乌江作家丛书 第1辑/李世权等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7.12

ISBN 7-5059-2898-8

I. 乌… II. 李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重庆市  
N. 121 8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8692 号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乌江作家丛书第一辑 (1—4)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李世权 等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农展馆南里10号 (100026)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潘光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特约编辑 | 李继威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刷 | 胡元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涪陵日报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48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23.875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8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5059-2898-8/I·2174 |
| 定 价  | 45.80 元                   |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# 《乌江作家丛书》总序

潘光武

1991年春，我应邀参加了由当时的四川省涪陵地区文联举办的“乌江文学笔会”，同行的还有北京几家出版社、杂志社的朋友。就是在这次笔会上，乌江作家响亮地树起“乌江文学”的旗帜以相号召，决心在文坛有所作为。我们还了解到，这时的乌江文学，经过八十年代（特别是中期以来）的奋力开拓，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。这样，倡导“乌江文学”，既是对过往成就和经验的总结，也是对进入九十年代的文学的推涌和期待。我们从这次看似普通平常的笔会，竟获得一种小小的震动和振奋。这是因为，这次笔会举办的前后，我们曾经辉煌一时的新时期文学，正处在又一个低迷时期。而置身低迷的文学大背景，不沮丧，不颓唐，努力去寻找新的视界和立足点，把握新的机遇，这是一种富有远见的清醒。那时，我们就在心里暗暗许诺，一定要为乌江文学的繁荣，为乌江文学走出乌江地域，走向全川乃至全国，做一点实在的事。那以后，我们也就不时地对这块地域的文学和作家群落，投去热切的一瞥。

我们终于有了实现自己的承诺的机会。乌江作家以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，创造了可喜的成果。在经过比较长的时间

的过滤沉淀之后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包括多种文学门类的“乌江作家丛书”，来展示和检阅乌江作家的创作成就。

新时期以来社会的改革和开放为乌江作家群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。乌江文学虽然是这块地域历代（包括建国以来）文学的延续，但只有新时期以来鲜活的文化土壤，才更加滋养了乌江文学的成长。因为只有改革开放的特定时代，才实现了乌江作家的大汇聚，和文学观念的大交流。我以为，这是乌江作家群和乌江文学得以初步形成的根本文化前提。

重庆成立直辖市，为乌江的开发开放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，也为乌江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创造了新的契机。乌江地域与大三峡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将会更为密切。乌江文学将会成为未来的大三峡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从这个意义说来，这套丛书的策划与出版，既是着眼于乌江文学的，也是着眼于大三峡文学的。

“乌江作家丛书”是对乌江文学创作成就的一次集中性展览，也是对乌江文学创作经验的一次尝试性总结。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热情关注乌江文学，支持乌江文学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文联出版社  
司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灯下碎片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母亲的线.....     | (3)  |
| 即将消逝的小镇.....  | (6)  |
| 小城挑二哥.....    | (9)  |
| 别有洞天 .....    | (12) |
| 高山银铃 .....    | (18) |
| 无忌幕前 .....    | (21) |
| 诗人君王的悲剧 ..... | (24) |
| 翼王遗踪吟 .....   | (27) |
| 豆花饭和蘑菇鱼 ..... | (30) |
| 风格琐谈 .....    | (35) |

## 第二辑 雪泥鸿爪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江畔木屋 ..... | (51) |
| 竹林小憩 ..... | (53) |
| 狗趣 .....   | (56) |
| 吊丝竹 .....  | (59) |
| 扛船 .....   | (62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三亚印象 .....  | (65) |
| 天涯海角 .....  | (69) |
| 鹿回头 .....   | (73) |
| 东坡书院 .....  | (76) |
| 谒海瑞墓 .....  | (79) |
| 石夹沟走笔 ..... | (82) |

### 第三辑 杂花生树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乱弹“作茧自缚” .....      | (87)  |
| 有感于彼得大帝剪胡须 .....    | (91)  |
| 任官必以才 .....         | (94)  |
| “夫人参政”又一说 .....     | (97)  |
| 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之大也 ..... | (100) |
| 洪秀全买天书 .....        | (103) |
| 闲话“国骂” .....        | (106) |
| 五谷不熟不如莠稗 .....      | (109) |
| 晏婴治东阿的际遇 .....      | (112) |
| 杂说“重农为本” .....      | (115) |
| 品“四菜一汤” .....       | (118) |
| “洋人直腿”论 .....       | (121) |
| “功劳”的归属 .....       | (124) |
| 太监索贿 .....          | (127) |
| 斗富 .....            | (130) |
| 戏说“全国皆麻” .....      | (133)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范式和孔蒿····· | (136) |
| 官味·····    | (141) |

#### 第四辑 史海微帆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从崇祯的哀叹说起·····   | (144) |
| 王安石考丢了状元之后····· | (147) |
| 鲁亮侗摘印·····      | (150) |
| 赵普吹牛和知州的本本····· | (153) |
| 林则徐的两则公牍·····   | (156) |
| 新官遇险记·····      | (159) |
| 秦桧任官·····       | (162) |
| 章恢的风向头·····     | (165) |
| 官贪与官廉·····      | (168) |
| 王莽哭天·····       | (171) |
| 买名誉·····        | (174) |
| 寇准不置私产·····     | (177) |
| 和尚吟诗·····       | (180) |
| 也说“胖瘦”·····     | (183) |
| 羊续拒贿·····       | (186) |
| 王旦荐才·····       | (189) |
| 跋·····          | (192) |



· 第一辑 ·

# 灯下碎片

热心煮字

——自题



## 母 亲 的 线

春天放风筝是儿时的盛大节日，几丝箴片贴上半张废纸足可把顽皮孩童整个儿托上蓝天。风柔柔的，雀鸟吵得桃花李花羞涩地翩飞，骄傲的风筝却恣肆地和蓝天白云搅在一起，谁也不会去注意那似有若无牵着风筝的线。

我的风筝老是飞不高，线太短，而且差不多全是三五寸的线尾子连接的。那时我家8口人，种地的只有祖父和母亲。喝稀饭的响声满院子都听得见，钱特别金贵，一两月吃上一顿肉，够我们回忆半年；梦中却千篇一律打“牙祭”，奢侈得

可以。虽说那时的棉线只3分钱1个，我却买不起。放风筝时，就到祖母和母亲的针线筐里去偷。整根线偷了易被发觉，就专偷几寸长的线尾巴；一天偷一截，积少成多。自以为这“家强盗”做得高明，其实全没瞒过母亲的眼睛。一次我正在“作案”，不料母亲已站在面前，我拔腿就跑，母亲却揪住了我的一只手。我想这次定会挨打，母亲却什么也没说，抽了几根整线给我说：“拿去！”我高兴得发疯，牵着风筝在野地里跑，母亲就在土里拄着锄把远远地看。谁知和别的孩子比，我的风筝仍是飞得最矮的。我十分沮丧，晚饭也不想吃。母亲安慰我说：“飞高飞矮都一样，有线牵着呢，迟早得收回来。”我想也是。以后放风筝就怡然自乐，因为线虽短，却是母亲给的，格外增添了几分温馨。

后来进城读中学。临行前，母亲总是把我的衣服补好，还给我备好针线，叫我以后自己补衣服。她说衣服时时补好洗干净，照样风光。我按母亲说的去做，果然城里同学也和我交朋友，选我当班里和学生会的干部。当我把各类奖状挨挨挤挤地贴上家里斑驳的老墙时，不识字的母亲总爱伫立凝望；我的头脑顿时就有些膨胀，像儿时的风筝飘飘欲仙。

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，仙没做成，我回到母亲身边，挑粪、挖土、栽秧、挞谷……岁月噬咬去苦涩的青春，灵与肉抗拒着生活的烈酒。母亲总是当面安慰，背后垂泪。她的秀发染了些许银丝，皱纹偷偷爬上面颊。野性的热血怂恿我离家远出，去拓展新的生活。母亲舍不得我，却又含泪点头。于是我去下苦力、打短工，挤进滚烫的城市，浪迹荒凉的山口；江风撕破衣衫，瑞雪充足饥肠；死神频频含笑招手，老虎也

覬觎过皮包骨似的一截肉……大难不死，真仿佛母亲有一根柔线把我牢牢牵着！

历史车轮在恍惚中碾过疯狂的10年，也是苦难的10年，我又重新上学苦读，参加工作，提干。母亲已年逾古稀，满头银丝。现在，我的孩子也玩起了风筝，但决不担心没有线了。我每次出差远足，母亲在家仍然惦记着我，扳着指头算儿子的归期。我在远方也每每思念着她老人家；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，好像母亲那根线都始终牵着我。如今，我才明白母亲那句话：“飞高飞矮都一样，有线牵着呢，迟早得收回来。”是的，儿子永远是母亲牵着的一只风筝，那根无形有情的线，始终柔韧绵长……

## 即将消逝的小镇

小镇十分古老了。

倾斜的木楼依稀记录着小镇沧桑的岁月，高低错落的青瓦屋脊有如勾腰驼背的老人，春风夏雨总是滋养着瓦楞上的绿苔苍茸。几乎家家屋后都有一片密不透风的竹林，阳光筛落的地方，遍地的焦黄的竹叶，间或还有几朵无忧无虑的小花……竹林外是奔腾的大江，野性的船工号子和千篇一律的汽笛声吼出江水的桀骜不驯。透过碧竹林望大江，仿佛满江奔涌一派气势雄浑的冷绿之色。青青郁郁的桔子林铺满江岸，

秋冬时节，红彤彤的桔子像小小灯笼缀满枝头，压弯了桔树，也压弯了一个沉甸甸的季节！几缕炊烟从小镇上空升起，从容地无声汇入山顶的蓝天白云……

小镇的人，多数是庄稼汉子，粗糙皮肤，黝黑的脸膛，朴素如小镇的木楼小街。当然也有闯滩打鱼的，跑码头忙生意的，修鞋配钥匙的，远出读书的，蹲机关坐办公室的……

小镇的人一般不会唱歌，但他们的大吼大叫大哭大笑谁说不是歌？他们具有大江的热情奔放的情感和大山厚重沉稳的性格。男女老幼都爱听那支歌：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……”那歌声是那么旷远亲切，仿佛象一朵祥云，把人托上了辽阔的蓝天。小镇人心路很宽很远。

当春雨把青春和生命赠给大地的时候，小镇也从沉沉昏睡中苏醒过来，种子发出了嫩芽，竹林长出春笋，杨柳抽出新丝，燕子张开剪刀剪春风剪白云。人们犁田的犁田，撒谷的撒谷，打鱼的打鱼，上学的上学……小镇如一支歌。

金秋时节，晴空如洗，秋阳如春，两岸漫山红叶夹一江淡水，遍地是成熟的庄稼，黄澄澄的谷穗，红艳艳的高粱，还有紫茄子红海椒。小镇被收获的喜悦笼罩，田地里，院坝头，小路上，人们一律地忙着……小镇像一首诗。

小镇如一个港湾，是远方游子心之船停泊之处；小镇如一把大伞，是小镇人遮阳蔽雨的地点。清贫是小镇的清贫，高贵是小镇的高贵，忧伤是小镇的忧伤，倨傲是小镇的倨傲！

但是，小镇即将和昨天告别，小镇即将搬迁！三峡工程，经历了 70 年梦想，30 年的争论，经历了艰难的抉择，饱含着

几代人的苦衷与希望，现在终于要上马修建了。小镇沸腾了，茶余饭后，田边地头，男女老幼，都是谈论搬迁之事。也许是等待得太久太久，焦灼燃烧成渴望，渴望又变成了呼喊，呼喊变成了梦幻，而今天梦幻就要变成现实。太大的喜悦和沉甸甸的忧虑一齐向小镇袭来，人们能不激动吗？

故土难离，又必须离，这就是三峡库区移民们包括小镇人面临的现实。

小镇将永远淹没水中，小镇将属于历史。于是，人们加倍珍惜小镇的今天，回忆咀嚼那曾经熟悉的声音，曾经有过的平常日子，曾经如痴如梦的眷恋，曾经朝夕相依的小路，以及倾心的投入和火热的追求……

古老的小镇因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变得年轻，小镇如一个待嫁的姑娘。



## 小 城 挑 二 哥

近些年，垫江、丰都部分农民涌进涪陵，一根扁担两条绳闯世界；车站、码头、店铺、大街，你总能认出他们的身影，一根扁担两条绳是他们特殊的身份证，人称挑二哥。

古城依山傍水，有人曾因重庆叫山城，也东施效颦把涪陵叫小山城。但若论真起来，涪陵远比重庆山高坡大，“小”只能形容城市规模而不适于坡度。于是有人就根据小城到处都是石级台阶连接，称涪陵为梯城。说是说了，没人响应。外地人来涪陵，下船就爬坡，一坡接一坡，那对涪陵的新奇和